

· 资讯 ·

北京画院推出
李可染牧牛图大展

首次以李可染先生牧牛系列作品作为专题的“临风听蝉——李可染的世界系列作品展（牧牛篇）”于近日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，这也是北京画院计划连续五年推出的“李可染的世界系列作品展”的第三个专题展。展览汇聚了李可染先生自上世纪40—80年代以牧牛为创作题材的精品力作60余幅，另外包括相关的速写以及文献资料等。

牧童与牛这一题材是李可染人到中年后很重要的感情寄托，其所画的牧牛图经过了一个从忠实于形象的真实，到不拘于形似的过程，不断地提炼概括，简化不必要的细节。他晚年的山水创作过程看似复杂，但呈现出的效果却非常简约，这无疑是他平时不断练习书法与画牛的结果。

“画吧，我们”艺术展
探讨绘画的本质

“画吧，我们”将于12月22日在北京力利记艺术空间举行。

本次展览题目为“画吧，我们”，邀请了十位艺术家，近30件作品。他们是：戴亮、雷子人、卢征远、马轲、马秋莎、宋琨、谭军、王光乐、吴海洲、于凡。此次展览，探讨了“绘画”如何独立于观念之外，是对绘画本身进行的体会和思考。这些作品探讨了绘画的本质，并回归了艺术的精神层面。

这批艺术家力图回归创作本源、追求意象表现、强调作品内在的审美气质，不同于关注社会与现实环境的艺术家。参展艺术家们的图像是从自我精神世界中寻求滋养，同时也揭示了当代艺术的一种视觉转换。这个转换表现为艺术家从关注外部环境向自我“内心”世界的转向，回归审美自身，回归艺术本位。

本次展览将持续到2013年3月12日。

在大师身边成长

徐杨



徐杨

曾就读于北京市徐悲鸿中学、法国格勒诺布尔第三大学、法国巴黎国立美术学院、法国巴黎艺术之都创作学院。现为中国金融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、中国书画人才研究会副秘书长、人民日报社神州书画院特邀画师。

副其实的画家”。在那几年假期里，我还请教过孙大石、刘继瑛、张世简、方成和姚治华等艺术前辈。我的中国画在诸位名家的帮助指导下提高很快，各种报纸杂志也有介绍和评介，称我是：“大画家们的小画友。”画出了自己的面貌，画出了自然，画出了形与神的统一。

为了铭记这段“特殊的学习经历”，2007年，我把前辈给我题字的中国画集中起来，由启功前辈题写书名，出版了《徐杨书画集》，见证了艺术之情、长辈之情、关爱之情。

我的童年《儿童画》

儿童画是艺术的萌芽，也是艺术的回归现象。从现存的“象形字”、“甲骨文”证明了我国早期的艺术是记录语言的“符号”。我这里的意思是说：今天的儿童画与远古的“符号”有相似之处，我认为这就是艺术的萌芽，也象征艺术的回归。从我童年所画的小鸡、小鸭、小人图形看，也颇像古代的“象形文字”图案。现在我还有印象，母亲带着我画的“作品”、领着我，去拜访艺术大师吴作人和萧淑芳老前辈，还向二位出示了我画的“作品”。二位老人看后说：“天趣自得。”夸我：“融四岁，能让梨，徐杨四岁能画鱼。”还送我好多贺年卡，以示鼓励。

我刚上小学时，和小朋友在楼下捡小石子玩，回家后根据小石子的形状，画出不同的物象：如小人、小动物。有一天，我爸爸请四川老画家李琼久前辈来家做客，发现了我画的小石子，非常惊奇，看了又看爱不释手，我爸爸“通书品画”与他是忘年之交，就说：“喜欢您就拿。”他就挑选十多个装到了他的提包里。他对我说：“我给你画画，咱们交换。”事后他真的为我画了一组四幅花鸟，画得非常认真。他在啄木鸟那幅画上题：“我对画画追求一生、探索一生，求新、求变，今见小石子是童心、童趣、童体的缩影，对大人画画很有启发。”在另一幅枫叶白头翁上题：“枫叶红时人已归，琼久晋八十。”前者他认为儿童画有艺术的天趣，这与艺术大师吴作人和萧淑芳前辈的看法是一致的。后者他期待着枫叶红时，人已归自己却看不到了。心情惆怅，借画写心。这是盼望，也是悲歌。但他自信枫叶红时寄哀思，小石子的“情缘”是永存的。

在巴黎学习的岁月

2000年秋，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送我赴法国留学。

在留学期间，我不喜欢欧洲的传统古典主义绘画风格，它把“物象”画得真真切切，原封不动地再现，既没有灵气，又死板。类似我国工笔匠人所画的工笔画。我宁可听音乐、弹钢琴，不画这种风格的画。我崇尚的是现实主义的绘画风格，它的特征既有民族性，也有世界性。它追求时代的创新，注重现实生活，刻画当代风貌，赞美自然，讴歌劳动者。这种风格贴近我们的生活，弘扬我国民族文化，承前启后，推陈出新。我在学校的作品，不但是这种思想的追求，也是这种理念的流露。我画画利用“透视学”规律，借鉴达·芬奇的绘画构图原理，让作品呈现出形式美，既能反映时代潮流，作品又能产生立体感、纵深感、空间感的效果。所以我的作品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。

多幅被巴黎国立美术学院、巴黎艺术之都创作学院陈列和收藏，当我每次看到我的油画作品在那悬挂时，虽然心里也很高兴，但是在众多艺术大师、欧洲巨匠面前，我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。

我的中国画

在我10岁时，楼下邻居养的鸽子总是落到我家的阳台上，它也不飞走，我就画它。1992年，广州举办全国少年儿童画展，母亲把我画的这幅《和平鸽》送去参展，被评为二等奖。后来为了功课，画画就让步了，直到2000年我赴法国留学都没参加过任何展览。到2002年的暑假，我随父母去看望国学大师启功前辈以后，因为启老的一席话，又开始画国画了。原因是，启功前辈一见我非常高兴，问长问短，问法国学校的教育、问学生的学习，问我的生活等情况，接着他转换话题说：“听说徐悲鸿先生早年在法国求学就是你现在的学校。”我答：“是，还有潘玉良。”老人听后竖起大拇指说：“咱们以后也是大画家，咱也中西融汇。”老人的话虽有点逗乐，但总是在我脑海里回荡，我回家后就准备画中国画的画具，心想：照老人说的办，还是把停下的中国画捡起来，和油画同时进行，因为二者之间有相通之处，从绘画规律来讲，形式美是共性的。这也是吴冠中先生的观点，也是他讲“笔墨等于零”的依据。

第二天我找出在徐悲鸿中学时画的水仙写生稿，参照画

了两幅水仙。后来接着又画四尺三开、四尺斗方、四尺整张各种题材的作品。为了不走弯路，我就带两幅斗方到秦岭云老前辈家求教，前辈看后惊喜地说：“我们的小蕾蕾（我的乳名）成材了！小小年纪从观察物象入手，兼及神韵，胆子也大，出手不凡。以后是个大画家。”就在我画的墨荷上题：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，壬午七月见徐杨新作，岭云题。”在水仙上题：“清逸凌波，徐杨笔，米翁秦岭云题。”眼看假期快到，我想赶在回巴黎上课之前，带上新画的水仙和秋菊，让国学大师启功前辈再看一看。当老人看到画时，很高兴地说：“流光可惜，时不再来，好！做得很好。”接着就在我画的水仙上题道：“仙人九子母，妙笔写风姿。徐杨写生，启功题，时年九十。”在秋菊上题：“东篱一醉，徐杨写意，启功题。”我又一次领略了前辈为哺育后人不计报酬，至德、至艺的风范。行文到这里还有一位典雅高贵、平淡素洁、上善若水的老人萧淑芳。从小我就敬佩她，她也喜欢我。当我把新画的水仙请她看时，老人激动地说：“小徐杨真是成了小画家了！如果吴先生能看到一定会很高兴的。”老人在水仙画上题道：“徐杨名字是吴（作人）先生命名，从小喜爱美术，现求学巴黎，今见初画水仙喜为题之。壬午秋萧淑芳。”

通过向三位前辈的求教，不仅感到了温暖，更是一种关爱，诸位大师都希望我成才。所以我暗下决心力求做一个“名



《凌波仙子》